

DO NOT CROSS CRIME SCENE DO NOT CROSS CRIME SCENE DO NOT CROSS

韩敬言

卓牧闲 著

I 风雨欲来

追随蛛丝马迹·让罪恶无处遁形
一心除暴安良·无愧于警中之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DO NOT CROSS

韩敬言官

卓牧闲
— 著

I
风雨欲来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警官 / 卓牧闲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94-1939-2

I. ①韩… II. ①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84100号

书 名 韩警官

作 者	卓牧闲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刘 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939-2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	001
第二章	保卫科要创收	021
第三章	便民市场	044
第四章	扬眉吐气	065
第五章	扶上马送一程	085
第六章	公安特派员	102
第七章	新官又上任	119
第八章	“欺负老实人”	144
第九章	律师配秘书	166
第十章	好事连连	185

风雨 欲来

第十一章	打击非法经营	200
第十二章	启程	221
第十三章	回家	241
第十四章	“拜山头”	258
第十五章	打拐行动	279
第十六章	“最讨厌的人民警察”	299
第十七章	法律和人情	319
第十八章	踏破铁鞋无觅处	338
第十九章	重心转移	359

第一章·新官上任三把火

“小博，快起来，再不起来不及了。”韩博正在睡梦中，这个梦境似乎关系到他的未来，他还在贪婪地追溯梦里的自己，一个留着短发，穿着细花短袖的孕妇走进房间，将他的梦打断，催促道：“快去洗脸刷牙吃饭，把毕业证派遣证收拾好。报到不能迟到，不然单位领导对你印象不好。”

大姐韩芳，初中毕业，镇幼儿园民办教师，今年春节刚结婚。

姐夫李泰鹏，他父亲死得早，兄弟好几个，家庭条件困难。说是娶，其实是入赘，结婚之后一直住在这边，他俩新房就客厅对面……

韩芳从抽屉里取出一叠证件，生怕弄错似的挨个翻开检查。

1996年7月21日，日历上画了好几个圈，韩博想起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要去县丝织总厂报到，户口、粮油关系和组织关系全转到厂里，一切办妥就有一份正式工作，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

分配得不算好，但也不算特别坏。没能留在省会江城，没能分配到南港那样的地级市，也没被分到边远山区。

至于一个化工专业本科生进丝织厂能做什么，这不是自己可以操心的事。国家统一分配，组织人事部门说了算，好坏给安排个工作，不管对口不对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对于单位同样如此，不管新分配去的大学生是不是有能力有素质都要接收。其中有些还是不错的，比如医生、老师等，基本能对上口。

其他的就很难保证了，镇里有一个早几届的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全镇高中学子持续五六年的榜样，能把物理公式从马路这头写到那头，结果就是分配不出去，学得太尖端，最后分到邻乡初中当物理教师。

县丝织总厂不是镇里的小厂，是全县为数不多的国企。几千号职工，厂长级别同镇党委书记一样的。

进城，以后就在县城工作生活。十年寒窗苦，终于熬出头，终于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韩博心中一热，手忙脚乱穿上姐姐专门准备的新衣服。

“坐汽车去倒是快，可出了车站你就要走，丝织厂在四里闸，半个小时不一定能走到。天这么热，人也吃不消。你姐夫送你去，路上小心点，不要把包里东西弄丢了……”

父亲是木匠，有门手艺，说到底还是农民。母亲斗大字不识一箩筐，要不是父亲出去外搞装修，带着一帮徒弟没人洗衣做饭，她一辈子走不出思岗县。韩芳上学不刻苦，没考上中专中师，又怕念高中，结果只能在幼儿园当民办教师，也是农村户口。

弟弟争气，从一年级就开始拿奖状，一直拿到高中，没复读就考上大学本科。过去五年，考上大学的全镇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个，韩博算是韩家的骄傲，远近闻名。现在毕业了，分配到县里上班。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真正的光宗耀祖。

父母在外打工，有些事韩芳不能不管不问，她收拾起韩博换下的衣服，靠在门边窃笑道：“小博，丝织厂女职工多，我不是反对你处对象，二十好几也该处了，但要注意影响。你是党员干部，不是普通工人，作风不好会影响前途的。”

“放心吧，你弟我出了名的作风正派，不会乱搞男女关系。”

一个学化工的在纺织厂能有什么前途，不过人不能太贪心，能进城，能有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韩博从善如流。

“知弟莫若姐，知道你是正人君子，就是提醒一下。”

韩芳干脆放下衣服，拉来一张椅子坐到他身边，“其实你上大学这几年，好多人要帮你介绍。当时不知道你会被分到哪儿，我和妈一个也没答应。现在分配了，有正式工作，不能再拖。

你自谈也好，单位领导介绍也罢，总要讲究个门当户对。农村户口不行，再漂亮都不行，那会害了你们将来的孩子，户口随母亲，这你知道的。普通工人，要是家在县城可以考虑，最好是干部……”

农民歧视农民，听上去似乎有些讽刺。

其实真不能怪她，城乡差距太大，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化肥农药连年涨，粮价却一成不变，三提五统等乱七八糟的收费一分不会少，搞得农民年年丰产不丰收。若非被逼无奈，父亲人到中年也不至于背井离乡出去搞装修。

现在看来父亲这一步算走对了，带几个徒弟在东海市干得红红火火，从最开始一年赚两三万，到现在一年赚十来万。没种地那么苦，收入却是之前的几十倍，书记镇长都羡慕。

韩博去丝织厂一个月才能拿几百，可要是说不去上班，一起出去做木匠，全家人非得失望死。在他们看来，丝织厂干部一样是干部，老韩家几十年就出这一个党员干部，岂能放着干部不做去做木匠。对于前途，韩博真有些迷茫，暗叹一口气，对着镜子刮胡子听姐姐继续唠叨。

“如果单位今天安排宿舍，你不要回来，让你姐夫回来，帮你把行李铺盖送过去。开水瓶，洗脸盆，厂里发最好。不发我们自己买，买新的……”

在农村，万元户了不得。父亲搞装修能赚钱，韩家不是万元户，是几十万元户！

春节小两口结婚，摆了二十六桌，招待亲朋好友的烟是玉溪，酒是剑南春，喜糖是从东海市批发的巧克力和大白兔。陪嫁的嫁妆中，一辆崭新的钱江 125 和一辆崭新的春兰 50 踏板轻骑最显眼，小两口一人一辆，全镇轰动。

用邓老人家的话说，韩家属于先富起来的人。姐姐既羡慕城里人，又有些瞧不起城里人，或许她羡慕的只是一个户口。

“知道了，我会小心的，你自己也小心点，挺着个大肚子，不能再骑摩托，最好不要坐。”

“嫌我烦？”

“怎么会呢，你是我姐，我亲姐。等安顿下来，等分到一个大宿舍，我接你去县里享福，陪你逛逛人民公园，多少年没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原来那样子。”

外面传来一阵引擎声，姐夫李泰鹏去市场买菜回来了。他其实是韩博父亲的小徒弟，十四岁开始学木匠，十四岁之后待在韩家的时间比在他自己家多，名副其实的知根知底。过去五六年，一直在东海干。他同姐姐刚结婚，父亲母亲不想小两口长期分居，结婚之后没让他去。现在姐姐怀孕了，更不会让他去。

值得一提的是，招他这个女婿与韩博有很大关系。养儿防老，父母既希望儿

子有出息，又担心老了去城里不习惯不方便。招个女婿就不一样了，老了之后在老家有人照顾，去城里一样有人管。

“小博，在菜场遇到砖瓦厂王厂长，问你什么时候有空，他要请你吃饭。”李泰鹏摘下头盔，甩甩二八开的小分头，同样一身出客的新衣服，看上去很精神很帅气，难怪姐姐能同意这桩包办婚姻。

“王厂长要请小博吃饭？”王厂长是镇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韩芳将信将疑。

“多个朋友多条路。”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不管当兵出去的，提干出去的，还是考学出去的，要是我们丝河镇的人，只要王厂长知道都会请客吃饭。所以他朋友满天下，去哪儿都有熟人，想办个什么事也比别人容易。”前段时间在王厂长家干过活，李泰鹏对这些情况比较熟悉。

“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小博，学着点。爸在电话里也说过，在外面走的人，要放得开，别舍不得花钱。”

在省城上三年半大学，去另一个城市实习半年，暑假要么参加校团委和学生组织的一些活动，要么去同学家玩，每年就春节回来十几二十天。

猛然间踏入社会，开始全新的生活，韩博真有些不习惯。

思岗县在江省东部，东临黄海，是南港市九个区县中最北边的一个。虽同属东部沿海，经济并不发达，名副其实的农业县，九十多万人主要以种植水稻、小麦、棉花或养蚕为生。

丝河镇距县城二十六公里，同样位于全县的最北部。砂石公路，两侧全是梧桐树，坐在摩托车上风大，正值清晨，凉风习习，格外惬意。

韩博还在回想今早做的梦。或许这段时间整天想工作，想那几个放弃国家分配去南方寻梦的同学，想得脑子里一片混乱，所以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梦，有了现在这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韩博一连做了几个深呼吸，试图让自己清醒。从出来到现在一声不吭，李泰鹏以为他有些紧张，好奇地问：“小博，在想什么？”

“啊，哦，在想小时候的事，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去不了几次县里。其实去

也没什么事，又没亲戚在那儿，可就是想去。我想，我姐也想，爸就骑自行车带我们去。姐坐后面，我坐前面杠上。

到了县里，一下车，整个腿全麻了。稍微动动，像无数针在扎，那滋味儿真难受，没半个小时缓不过来。去的时候麻一次，回来的时候麻一次，简直活受罪，但依然很高兴。”

“怎么不跟你姐换着坐？”

“她个儿高，坐前面挡视线，爸看不见路。”

李泰鹏也坐过自行车前杠，腿也麻过，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马路上空空如也，一路没见着几辆机动车，自行车都很少，郎舅俩扯着嗓子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开进城里，顺着人民路一直来到国营丝织总厂大门口。

高大的门楼比县委县政府气派，快八点了，叮叮当当全是铃铛声，女职工或骑自行车，或三三两两步行上班。

两个小伙子，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在这个女人的世界回头率高达99%。一个个朝这边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时不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哄笑。

韩博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掏出派遣证和人事局的介绍信，门卫早知道要分来一个大学生，热情得无以加复，一路将二人送到办公大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只是县里的企业，但历史悠久，同国字头的企业一样该有的部门全有。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宣传科长、工会主席、团委书记、保卫科长、计生办主任的办公室全在三楼。不过现在改革了，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兼任党委书记，副厂长兼任副书记，厂办主任兼任党办主任。

丁副书记也就是丁副厂长，四十多岁，白衬衫，打领带，黑色行李箱放在角落里，放在老板桌上的公文包鼓鼓的，一看便知道要出差。

一千多职工全指着他们这些领导，韩博不敢耽误他的宝贵时间，先在姐夫提醒下给他和刚进来的厂办钱主任敬上一根烟，然后微笑着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

本科生、学士学位、学生党员、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品学兼优。要是早几年，是直接进县委县政府的，怎么会分到丝织总厂。人刚到，档案关系早到了。丁书记对这些情况并非一无所知，真为韩博惋惜。

“小韩同志，你分配到我们厂，我们是欢迎的。只是专业不是很对口，在工

作安排上，可能有些不尽人意，估计你应该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我听领导的，领导安排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懂可以学。”第一天报到就能见到副厂长，人家很给面子，韩博态度诚恳。

“老钱，看看，大学生就是大学生，政治觉悟就是高，不像去年分来的几个中专生，挑三拣四的。”

“小韩是学生党员，学生会干部，觉悟当然高。”钱主任竖起大拇指，为强调这一点，又重重点了下头。

既然分配到丝织厂，工作就不会对口，再糟糕又能糟糕到哪儿去，反正他们不好开除自己，韩博倒没什么感觉，流露出满是期待的神情。

丁书记磕了磕烟灰，招呼他坐到沙发上，不缓不慢地说：“小韩同志，考虑到你是学生党员，政治觉悟高，厂里决定安排你到保卫科担任副科长，同时兼任经济民警分队长。”

李泰鹏在农村一直在门户上干活，跟老丈人去东海之后依然是干活，哪进过这么大的单位，哪知道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居然会被分配来看大门。他还是觉得韩博一来就当副科长，兼任民警分队长，感觉很了不起，韩博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又高大许多。

大中专小中专要安排，安置过来的退伍兵不能拒之门外，七大姑八大姨要接收，这栋楼里人满为患。大学生又怎样，觉悟高有什么用，什么不会，只能这么安排。

厂办钱主任笑眯眯地盯着他看，事实证明多虑了，韩博没流露出哪怕一丝不高兴的神情。丁副厂长清了清嗓子，接着道：“小韩同志，保卫工作很重要。国外有个加拿大，我们有个大家拿。许多职工法制意识淡薄，总想占单位便宜，厂里每年都会丢失许多面料，损失数以万计。

“她们不多拿，蚂蚁搬家似的一次一点点。说是拿回家做两件小衣服。低头不见抬头见，有的还沾亲带故，老同志拉不下脸。厂里呢，也下不了决心跟她们上纲上线。

“你刚参加工作，没那么多顾忌。而且经济民警分队正式挂牌之后，同公安一样穿警服，能起到一定威慑作用。总之，厂里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够排除万难，狠狠杀一杀这股歪风邪气。”

本以为会安排到宣传科之类的部门混吃等死，没想到一来就“委以重任”。

韩博感觉很好笑，愁眉苦脸地说：“丁书记、钱主任，作为一个党员，我当然服从组织和领导的安排，也非常愿意做点实事。关键厂里全是女同志，她们要是把面料藏在衣服里，我一个男同志怎么办，难道搜她们身？”

“这个不用担心，今年正好分来一个转业军人的家属。姓杨，三十多岁，觉悟高，也是党员。学习刻苦，刚拿到函授中专文凭，你不能动手她可以，必要时可抓几个典型。”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砖瓦厂上班盖房子不用买砖头，在运输公司上班坐汽车不用打票，在丝织厂拿点面料回去做几件小衣服很正常，这不是让韩博去得罪人吗？女人喜欢胡搅蛮缠，尤其丝织厂这种单位，搞不好就给你泼脏水，说你要流氓，说你有作风问题。

一个干部，要是作风有问题，如果名声臭大街，前途就彻底完了。李泰鹏心急如焚，一个劲儿地给韩博使眼色。

领导的言外之意姐夫没听出来，韩博听出来了。只是一个工作安排，没指望自己制止歪风邪气，不然绝对不会说必要时可以抓几个典型。

既来之则安之，先安顿下来，将来的事将来再说。

韩博点点头，继续说道：“丁书记、钱主任，既然保卫科有女同志，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正式上班，厂里有没有宿舍。您二位知道的，我家在农村，离单位比较远，上下班不太方便。”

没挑三拣四，没觉得怀才不遇。

这样的大学生不多，丁书记很满意，接过敬上的第二根香烟，微笑着说：“报到了就算考勤，今天开始正式上班。宿舍现成的，钱主任等会儿安排人带你去。另外厂里正在集资建房，已经封顶了，再过两三个月交钥匙。

“小区在人民路上，单元楼，两室一厅，一家一户的那种。干部职工一视同仁，260元一平，一套大概两万左右。当时考虑的是一步到位，有十几套暂时没人要。如果你想来一套，直接去二楼基建科。”

思岗县是小县城，没大城市那种商品房，就算有开发商开发也没人买。人民路，就是最繁华的地段了。

工作怎么样放一边，一上班就能买套房子，这个很让人心动。十年寒窗，不就是为了进城。在县城里有自己的房子，爸妈知道一定会高兴。

“谢谢二位领导，两万左右，凑凑应该能凑出来。”

因为房子，全家人曾伤透脑筋。以前韩家不在镇上，在离镇六七里的一个村里，交通不便。有了钱，自然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于是求爷爷告奶奶在镇上买宅基地。好不容易把手续批下来，镇政府所在的丝河村村民又不让建，只能挨家挨户送礼，请他们吃饭，说好话，磕磕绊绊搞了一年才破土动工，才在镇上盖了一栋二层小洋楼。

韩博高兴，李泰鹏更高兴。两万多买套房子，虽然有点儿贵，但这么一来就等于分家了。老丈人不止一次说过，等儿子在城里安顿下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镇上的楼房就归女儿女婿。

姐夫走了又来了，送来三万现金和行李铺盖。钱放在身上不安全，韩博直接去二楼基建科交房款。

中层干部工资奖金和乱七八糟的补贴加起来一个月不过五百多，这是调整之后的工资水平。前些年一个月才几十，为交房款谁家不是东拼西凑。许多职工实在凑不出来，感觉房子太贵不值干脆不要。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竟然一下子捧出两万多，基建科长真有些难以置信。

韩博拿着收据回宿舍，保卫科杨大姐正在帮着打扫。这是一栋四层建筑，布局同学校差不多。中间是楼道，两侧是房间，房间前一条长长的走廊，男女厕所在走廊尽头。女职工在三楼和四楼，有家有口的住二楼，一楼是男同志或女干部。

干部一人一间，房间不大不小。中间拉一道帘子隔开，外面当客厅，里面当卧室。吃饭在食堂，打开水在食堂，洗澡在食堂边上的浴室，水电费全免，条件不错。职工七八个人一间，睡上下铺，同学校宿舍差不多。

住宿舍的女职工不少，正式职工不多。全是从各乡镇招的合同工或临时工，干几个月开几个月工资，其他什么不管。

同工不同酬，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临时工一个月两百多，合同工三百左右。正式职工虽然同样三百多，但退休

之后有工资，小病全报，大病能报销一部分。干部四百以上，养老金水涨船高，大病小病全报。

杨大姐是随丈夫转业回来的军属，属于正式职工。到底是从部队回来的人，手脚勤快，才一会儿就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搞得韩博很不好意思。

“杨大姐，歇会儿吧，先喝口水。”

“没什么，这些活儿我干惯了。韩科长，不怕你笑话，在部队我就是打杂的，打扫卫生，食堂帮厨，养猪种菜，什么都干。”

有人靠上学改变命运，有人靠当兵鲤鱼跳龙门。她走得是另一条路，嫁给同村一个当兵的，丈夫在部队提干，她在家当了几年军嫂，够条件之后转户口随军。在部队待了几年，又同丈夫一起回原籍。

“部队没安排个好点的工作？”韩博打开一直没顾上喝的汽水，硬塞进她手里。

当军嫂不容易，丈夫不在家那些年，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杨小梅很爽快很泼辣，若无其事地笑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符合随军条件的人多了。走一拨又来一拨，哪有那么多工作安排。打打杂，一个月开点工资，还是领导照顾。”

“现在苦尽甘来了，爱人在哪个单位？”

“工作不好，在永阳乡当组织干事，又远待遇又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总共就发过两次工资，拖欠好几个月。”

丝河镇是全县最北边的一个乡镇，永阳乡在西南角，比丝河镇更远，迄今没通公共汽车。永阳人要来县里，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去邻近的保如镇坐汽车，确实很不方便。

工资待遇低很正常，丝河镇有几个厂，镇干部和教师工资还经常发不出来。一穷二白的永阳乡日子更不好过，或许她爱人现在工资都没她高。

杨小梅喝了两口汽水，一脸羡慕地说：“大学生就是好，一参加工作就是副科长。我家老钱学历不高，安置时吃大亏。这日子，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副科长又不是副科级，叫着好听，跟有没有学历没关系。刚才交房款时听基建科的人说，我们厂最年轻的副科长17岁，吓我一跳。”

“销售科副科长，我听说过，平时不怎么来上班，他有一个亲戚在东海市的外贸公司当经理，能帮厂里拉业务。要是这关系，我也能当副科长。”

没业务厂里就没效益，没效益就发不出工资。涉及切身利益，对于17岁的副科长，杨小梅同大多职工一样，没意见。

韩博笑了笑，一边铺凉席一边问：“杨大姐，说说我们科的事，刚才没见着姜科长，你比我早来几天，他为人怎么样，好不好相处。”

“姜科长同我家老钱一样当过兵，挺好说话的。今天去公安局开会，为经济民警分队挂牌的事。明天量身高，量好尺寸去公安局服务公司买警服。想想挺好玩的，我家老钱刚脱下军服，我倒要穿上警服。”

经济民警不是保安，是公安系统的一个正式警种。业务归当地公安局指导，人事关系在所属企事业单位，最高领导机关是公安部第二局第七处。有警官证，银行、油田、邮政和水电站等单位的经济民警真配枪，工资待遇普遍比公安高。韩博从未想过穿警服当警察，可不知为什么竟有些期待，潜意识中似乎觉得警察才应该是自己的职业。

“我们保卫科有多少经济民警？”韩博沉思了片刻，又问道。

“包括韩科长你在内，一共二十一人，办公室有《经济民警管理工作规定》，不足二十一人不批准建分队，民警年龄不得超过四十，队长要求是党员干部。姜科长年龄超过四十，不能兼任分队长。韩科长你人没到，分队长就内定是你了。说是二十一人，真正在总厂的没几个。三个缫丝分厂九个，印染分厂三个，服装分厂三个。你们两位领导不算，这边就四个人，全是这几年安置过来的退伍兵……”这是保卫科近期最重要的一件工作，杨小梅说起来如数家珍。

思岗县丝织总厂不只是丝织，主管单位是县茧丝绸公司，拥有一条从缫丝、织造、印染到缝制的产业链。全县茧农只能把蚕茧卖给县茧丝绸公司，县茧丝绸公司再卖给丝织总厂深加工。

县里许多企业纷纷倒闭，丝织总厂是越干越红火。产品出口，设备进口，车间里那些小圆织机和剑杆织机，不是来自日本就是来自意大利。

下面乡镇有三个缫丝分厂，总厂主要是织造，印染分厂和服装分厂在城南。

保卫科工作说繁重也繁重，要防火防盗，确保总厂及几个分厂的安全。说轻松也轻松，只要守好总厂和分厂的门，有时间去车棚转转，防止有人偷职工的自行车。科长和副科长是干部，用不着整天在大门盯着，只要时不时查查岗。

至于经济民警分队，是上面要求设立的。换上警服显得正式点，说起来好听点。人依然是那些人，要干的依然是那些事。

了解完大概情况，收拾好宿舍，离下班时间还早，韩博干脆锁上门，同杨小梅在厂区转转，熟悉熟悉环境。

车间机器声嘈杂，温度很高，挡车工热得满头大汗。几个保勤工和接头工坐在车间外的树荫下乘凉抽烟，机器不坏丝头不断他们没事做。

不过墙上刷着“严禁烟火”几个大字，车间和仓库周围是不允许抽烟的。如果上纲上线，一人要罚十块，一天工资没了。他们不认识韩博，但认识杨小梅，一看见保卫科的人急忙掐烟头。

转到仓库门前，几个工人正在往卡车上装货。

“韩科长，是韩科长吗？”一个三十多岁、衣着讲究的男人，从车后面走过来，一脸热情的笑容。

“韩博，副科长，请问您是？”

“车队张庆民，韩科长，刚听基建科小孙说你要了一套房，3栋1单元102是吧？”

“有这事，住一楼方便。”

“我家101，门对门，过几月就是邻居了。”

“这么巧！”韩博有些意外，紧握着他的手，一脸不可思议。

新房即将到手，遇到未来几十年的邻居，张庆民格外兴奋，拍着他的手笑道：“韩科长到底是大学生，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刚开始集资时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说，花那么多钱，买那么贵的房，当然要住楼上，越高越好。”

“站得高看得远，上下楼能锻炼身体，他们说得也不错。”

“等拿到钥匙，他们爬几次就知道后悔了。”房主见面自然要聊房子，张庆民又回头笑问道，“杨大姐，你家有没有要一套？”

“张队长，您别笑话我啦。我爱人在部队工资不高，提干前那几年只有一点津贴，工资都没有，我又挣不到几个钱，上有老下有小，哪儿买得起。先在宿舍将就，等将来宽裕了再说。”

“慢慢来，不着急。”

原来是车队队长，实权派，在厂里比科长都牛。

说说笑笑，走到办公楼前，门口停着四辆轿车，两辆黑色桑塔纳，一辆皇冠，一辆丰田公爵王。

摸着车门，韩博突然有一股会开的感觉，冒出一股想开的冲动。系安全带，松手刹，踩离合器，挂挡，松离合器，缓缓加油门……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现出驾驶程序，在梦里好像梦见过，很简单，比开姐夫的钱江 125 简单。怎么会这样，难道昨晚梦到的那些全真的？

韩博越想越诡异，鬼使神差地冒出句：“张队长，你开哪辆车，可不可以让我试试，你坐副驾驶，我不开快。”

“我开 2 号车，就这边的桑塔纳，韩科长学过开车？”

“学过几天。”

“行，我坐副驾驶。”

邻居的要求不算过分，想当初刚学会开车，一样手痒，总想摸摸方向盘。反正没下班，厂区主干道没人，张庆民毫不犹豫掏出钥匙。

韩博调整好座椅，系上安全带，拧钥匙孔点火，手握方向盘……动作自然，一气呵成，感觉不到半点生疏。只是不带方向助力，起步时方向盘有点重，在厂里转了两圈，越开越熟练。回办公楼前时，为方便下次出行，没有把车开回原来的三辆车中间的空车位，而是停在旁边。韩博看着两个后视镜，一把就倒进去，停得很正，无可挑剔。

“韩科长，你不是刚学，你是老司机吧？”

韩博心中掀起滔天巨浪，故作镇定地说：“学过，没少开，就是没证。”

厂里有六辆轿车，一辆面包车和两辆货车，有三辆轿车是人家抵债抵给厂里的，其中公爵王不仅是抵债车而且是走私车，方向盘在右。

车队只有六个司机，要紧着送货或采购车间急需的东西。车多司机少，好不容易分配来一个会开车的干部，以后遇到厂领导急用车家里又正好没人时，完全可以请他顶一顶。

张庆民劝韩博赶紧办一个证。考试太麻烦，直接去靠办驾驶证创收的邻市公